

随笔苑

刻在石头上的希望

胡国葵

老村拆迁,似乎在一夜之间,只有几只找不到家的老狗在废墟间游荡,见有人走过,它们会狂吠着追出老远。

老村三面环海,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,东山则是进村的咽喉。东山山体多是棕褐色岩石,岁月将它雕琢得绵延起伏且青翠葱茏,而它孕育的传说也在这个小岛上一代代流传。随着日久风化,山的顶层覆盖一层沙质,很适合铺路填海造地。在炸山运石期间,一块大石头坚固无比独立于碎石当中,一时无法破碎,又因没有大型装载机撤走,这块巨石被遗弃在路旁,任其遭受着风吹雨打,也沐浴着日月精华。

陆续搬迁至规划整齐楼房里的人们,新鲜劲儿一过,便开始想念起老村的过往,那曾相依相伴的一瓦一砾、一山一海,几多老屋与故人,已然成为永恒的记忆。越来越多的人到老村口驻足观望,观望间有村里的几位文人注意到了这块石头,有人提议可将它移到新村祠堂,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永久立于那里。就这样,这块鬼斧神工的东山之石,寄托了村民全部的希望,被拔地而起,告别故地移入新村。

巨石深褐,右傍百年大柳,左迎朝霞红日,石的背后安息着本村的先人逝者,正南方向则对应着鳞次栉比的新楼区。这样的安放寓意深远,使它既留恋着故园,又护佑着新村,既缅怀着先人,又深情守望着远方的游子。

当巨石披红挂彩落座之日,主持

人神情肃穆地宣读了二哥为此撰写的碑文:夫石有灵岂肯波沉?今吾岛已无高可陟,然睹此石如陟吾岬、吾岬,借寄故园之思也。此不徒代凤凰、炮台诸岭与夫马鞍、将军诸石,故岛之一草一木、一屋一檐俱在其中矣。赞曰:岬岬吾乡,山海之当。海其浩渺,山其昂藏。数十百世,瓜瓞绵长。时势所至,罹此沧桑。村迁东陌,楼新成行。山其堕兮,日久将忘。故立此东山之灵石,冀吾子孙,永瞻共仰……

宣读完毕,那群恭默守静的汉子突然悟到此番辛苦移石的含义。这一群顶天立地的汉子,这一群敢把惊涛骇浪踩在脚底的汉子,突然感觉自己的膝盖软了,他们虔诚地跪下了,脊背朝天地跪下了,这块巨石被赋予了新的意义,已成一块“灵石”。它承载着村民的希望,也将在今后的岁月里见证一代又一代人的延续更迭与悲欢离合,这受过天地洗礼的灵石,庇佑着村民们的安宁,可寄思念,可养深情,可愈乡愁。

《东山灵石记》短短二百余字,二哥撰写碑文初稿之时家父已身患大恙,卧床的父亲接过碑文看了数遍,连声说出几个“好”字来,他手拿碑文慢慢抬起头来,晶亮的目光透过窗户望向了远方……

而今,我如一只反哺的燕子日夜守护着耄耋之年的母亲。母亲像那块坚强傲立的“东山之石”,无怨无悔守候这个温馨的家。她像一块苍老的石凳,伴着无数个晨昏,默默等待着在外工作的儿女们。

文友周哥携周嫂如约而至,满面春风的他们真是一对神仙眷侣呢。周哥将一块掌大的石头郑重递给了我,这是块灰白色的鹅卵石,像一个精致小巧的把件,它下端宽约寸余,正好能稳稳当当地立着,凹凸的上端灵动有致,石的右下角写着一个红色的英文“Hope”(希望)。石中间画着一个轻绾秀发的女子,她微侧的面庞神色笃定,目光深邃,仿佛置身于俗世间却又格格不入,她独自成行地坐在那里,有着浓烈的孤独与个性。

我张大了嘴巴,惊诧于这块普通的石头,被周哥赋予了生命之光。原以为这幅画就此已经惊艳了我,可当信手翻转过来时,一抹金黄又映入眼帘,石的另一面画着四朵盛开的向日葵,花瓣黄得纯粹,花盘红得耀眼,几片墨绿的叶子隐现其中。原来,周哥一不小心,就将这块小小的石头,变成了春天。手中握着这块赶了很长一段路送来的石头,想着近些年经受的许多事情,我仿佛在无声中读懂了周哥赠石的深意,眼睛就在倏忽间模糊了起来……

隔着光阴,纤光浮沉,多少村庄消失了,多少人不在在了,而长满苔藓的石仍在,它像大地上铺陈的日记,也是人类最原始的纸张,它穿越历史,沉默着世间多少的传说与故事,又传递着多少人们心中美好的希望。

是的,是希望。石可朽,而希望不可灭。

秋池蛙声

慕然

立秋后的傍晚,我在父母小区楼下绿地闲坐。绿地那一小片人工池塘里渐有蛙声传来,起初怯生生的,似乎不想让你听到。继而你呼我应,不间断地接力,一唱一和,时间就这样不经意间过去了。

我起身走到池塘边那棵老树下,蛙声倏然停了。远处传来孩童的嬉闹声和断续的车流声,待蛙声再度响起,那些声音统统退为背景。老树曾经病过,它生病后掉光树叶时枝干的形状,让人有一点吃惊,像一个一无所有的人,也像一个无欲无求的人。后来,园林工人来了,背着喷雾器,一圈一圈地喷洒药液,那药剂的气味刺鼻,老树却沉默地承受着,像一位久病之人终于等来了郎中。终于,老树起死回生。如今我站在树荫下,夕阳正穿过叶隙,停在我的脸上,它如海綿般吸纳我所有的情绪,不做评判,不求回应,只是静默地罩住一颗在尘世里奔波太久的心。

天阴起风了,蛙声里夹杂着雷声。一阵阵的炸裂声,滚滚而来,蛙鸣仍持续不断地、不疾不徐地响着。地上噼噼啪啪落下雨点,蛙儿自顾自地仍在鸣唱着,仿佛与己无关。

一夜雨后,次日清晨,我重回绿地闲坐。两只白头翁旁若无人地撒欢,恣意地抖动翅膀和尾巴,舒爽地清理羽毛,婉转啼鸣,清丽高亢。不知名的鸟儿一声一声叫着,有的像饥饿的幼鸟在求食,声音沙哑,有的像邻里有一搭无一搭扯着闲篇。

东升的太阳开始展示它的能量。蛙声渐渐弱下去,由主唱退为隐约的伴唱,取而代之的,是蝉的聒噪。那声音一声高一声低,毫无乐感可言,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蛮力,像是夏天最后的倔强。我走到池塘旁的栅栏边,看见一只保持着攀爬姿势的蝉蜕,空壳色如琥珀,完整得像是灵魂刚刚飘离。想起昨晚路过别的小区,见有人打着手电往树上照,那光景,与我们小时候捉知了猴的记忆重叠在一起。原来,有些仪式从未消失,只是换了一批执灯的人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夜晚。

在初秋的蛙声里,众生在忙着各自的营生。蜗牛趁雨后出动,在潮湿的草丛里觅食产卵,蝴蝶在菜地的花丛里翩翩起舞,南瓜藤蔓爬得架子越来越满,喇叭样的雄花和雌花次第绽放着。池塘里的水满了,睡莲与荷叶恣意地显摆着。

我站在这一小片绿地中央,站在那棵老树下。池塘里的蛙声仍一阵阵传来,不疾不徐,仿佛为这场季节交接作序。忽然明白,所谓初秋,从不是萧瑟落幕,而是从容交接。夏花未谢,秋实已结,蛙声渐隐,蝉噪将歇。自然界从不停歇,也不慌张,每种生命各安其时,该发声便倾尽全力,该沉默便静待轮回。

蝉声司晨

姜惠泉

夜里,一阵蝉鸣把我从梦中惊醒。我下意识向窗外望去,外边还是漆黑一片,便拿起枕边的手机看了一下时间——才凌晨四点多。又翻了翻天气预报,气温并不高,这蝉声就显得格外奇怪。

按往常的经验,清晨蝉声大作,往往预示着高温将至。可气温分明不高,那蝉仍不管不顾地嘶鸣,像在固执地宣告什么,一时竟猜不透了。

接下来几天,我发现这蝉天不亮就放声歌唱,并不是特例,反倒成了新常态。它代替了雄鸡报晓,成为唤醒黎明的“启明星”。

我在烟台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。三十年前,这座城市发展刚起步,所谓的绿化,也只是马路两边清一色的法桐。能承载蝉的空间有限,即便偶尔有几声“叫早”,也少有

人留意。2000年之后,城市飞速发展,从老城区向四周辐射。伴随高速发展而来的,还有成片成片的绿化带,为这些水泥森林注入了生机与活力。

这些绿化带,为蝉铺展开一片繁茂的天地。它们的繁衍本就如几何级数般疯长,几乎要撑破季节的边界。可即便如此,它们似乎仍嫌这天地不够辽阔——时不时便有蝉振翅飞上我九楼的纱窗,贴在那薄薄的网格上,对着屋内纵情高歌。

前天夜里惊醒时,窗外是黑的;此刻坐到书桌前写下这些字,窗外依旧黑着——天还没亮,蝉鸣已开始了。我听着弥漫在黎明前的那片叫声,忽然分不清自己是在三十年前还是现在。

那时城外是麦田,蝉声稀薄;如

今城里如森林,蝉声如雨。城市把麦田变成高楼,又把高楼之间填满树木。蝉不管这些,它们只知道这里有树、有土、有夏天,于是便来了,越来越多,多到把凌晨四点的天空都唱亮了。

后来我又观察了几天,发现蝉在凌晨鸣叫,果真已成常态。起初觉得烦,慢慢竟也习惯了,仿佛这座城市本该如此醒来——不是被闹钟吵醒,不是被车流唤醒,而是被一片从三十年前麦田里飞来的声音叫醒。

我关上窗,蝉声被隔绝在外,可那种震动却还留在空气里。我想,或许是那些树替我们记住了什么。当年我们种下它们时,以为是在装点城市;如今蝉替它们回应,说我们其实种下的是另一片田野。